

皇甫持正文集六卷

(唐)皇甫湜撰

宋刻本。框高十九·九釐米，寬十四·

五釐米。每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皇甫湜(約七七七—約八三〇或約八三五)，字持正。唐睦州新安(今浙江淳安)人。唐憲宗元和元年(八〇六)擢進士第，累官至工部郎中。《新唐書》本傳說他「辨急使酒，數忤同省，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。度修福先寺，將立碑，求文於白居易。湜怒曰：『近舍湜，而取居易，請從此辭。』度謝之。湜即請斗酒，飲酣，援筆立就。度贈以車馬、繒彩甚厚。湜大怒曰：『自吾為顧況集序，未嘗許人，今碑字三千，字三縑，何遇我薄邪！』度笑曰：『不羈之才也。』從而酬之。」足見其人之放蕩狂傲。曾從韓愈學古文，與李翱、張籍齊名。其文奇辟險奧。詩僅存三首。

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皇甫湜集》三卷。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十八著錄《皇甫湜文》六卷，並謂「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」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六著錄《皇甫持正集》六卷。其後元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、明毛晉《汲古閣書跋》、清瞿氏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，也都著錄《皇甫持正集》六卷。惟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作《皇甫持正集》十

卷，並云：「是集余從閩本抄錄，因記得樂天《哭皇甫七郎中》詩：『涉江文一首，便可敵公卿。』」注云：『持正奇文甚多，涉江一篇尤佳。』而此缺之，知持正之文亡佚者多矣。」萬曼《唐集敘錄》則謂：「此雖云十卷，但文未必多於三十八篇之數。」此話說得很有道理。

現存最早的《皇甫持正文集》，當推宋蜀刻唐人文集本。傳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兩個系統：一為十一行本，約刻於南北宋之際，今存駱賓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詰，日本尚藏一種，凡四集；一為十二行本，約刻於南宋中葉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種，其中就包括六卷本的《皇甫持正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書中光宗趙惇御名「惇」字及嫌名「敦」字皆缺筆避諱，表明其刻已屆南宋中葉。此本卷前目錄第四卷《答劉敦質書》、第四卷目錄《答劉敦質書》、文章題目《答劉敦質書》、《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》中「之以敦沮勸」中的「敦」字，都缺筆避諱，即是實證。勘核現存這個系統的蜀刻唐人文集，其版式行款、字體風格、印紙墨色如出一轍，因疑其為斷代總集叢刻之散出者。據程有慶考證，宋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五，出現了《唐六十家詩集》一名，但未說明由誰在什

麼地方出版。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稱：「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。」王楙生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），卒於南宋寧宗嘉定六年（一二一三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叢書》分門類聚，鈎隱挾微，考證經史百家，下至騷人墨客，佚草佚事，細大不捐。所記《唐六十家詩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經行世，當為親眼所見。陳振孫晚他三四十一年，但是著名的目錄學家，其所謂「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」之說，絕非無稽之談。這就證明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的確刻過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楊士奇等核編的《文淵閣書目》，其卷十仍著錄兩部殘宋本《唐六十家詩》，說明歷史上確曾有過《唐六十家集》叢刻行世。這個問題一解決，現存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統唐人文集的版本問題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皇甫持正文集》便是其中的一種，因此，此本亦可定為「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刻唐六十家集本」，也是此書現存最早的刻本。

此書鈐有「翰林國史院官書」、「潁川鐫考功藏書印」、「公愚」、「八經閣」、「寒雲鑒賞之鉢」、「寒雲藏書」、「後百宋一廬」等印記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